

安徽省政协原主席王明方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由于工作原因，笔者与时任安徽省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明方同志有过几次直接接触，印象颇深。2016年9月从收音机里听到明方同志因病逝世的消息，心里一震，关上收音机，闭上眼睛，明方同志的音容笑貌顿时涌上脑际。

明方同志是1995年9月调任安徽工作的，1998年2月担任安徽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提到1998年，国人都记得那场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受灾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实属罕见。1999年，洪涝灾害接踵而至，对于安庆地区沿江几个县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省委决定，由省委宣传部牵头，会同省政府多个部门以及合肥市有关部门，负责指导、帮助宿松抗灾救灾。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我有幸认识和直接接触了明方同志。

因为有了1998年的经历，对1999年的汛情和灾情，宿松县委县政府年初就做了足够的预案和准备。但6月中旬一到，暴雨连绵不止，县内的河流、湖泊与过境的长江水位同步猛涨。宿松北处大别山南麓，南边面临长江，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山区的雨水在正常年份是经两河流域（二郎河、凉亭河）流入四湖（龙感湖、大官湖、黄湖和泊湖），再注入长江。1999年夏季的淫雨使长江水位再次超过内湖水位，宿松只能是眼巴巴看着“关门淹”了。省市县三级据实决策，尽最大努力，将灾害降到最小程度。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带队与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合肥市、

雪湖是天柱山滴在潜阳大地上的一滴泪。

雪湖是千岁长者。东汉王充《论衡》中记载：“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有湖……三面倚城，古木参天，湖浸甚广，宜于植莲……”满湖白莲，莹然如雪，故名雪湖。唐贞观年间，雪湖水域千亩，风光无限。明代开凿南河，引潜河入湖，外通皖水，舟筏交错，成为水上交通枢纽。

雪湖公园背依天宁寨遗址，引潜水为源，南湖、雪湖、学湖三湖相连，以桥纽之，以历史为骨，文化为魂，至今，雪湖十二景已恢复大半，文峰塔还在突突拔节，舒王台正在穿衣戴帽，雪湖正重现昔日芳华。

初遇雪湖，极繁缛，极绚丽，移步换景，目不暇接。步道环湖而设，主次纵横，构成曲折迷宫。乌黑的柏油路，雪白的花岗石拱桥，乌红的木廊道，彩色的塑胶跑道，黑白交错的鹅卵石小径，绿油油的草皮，色彩缤纷的花带，软绵绵的沙滩，姿态各异的树，古色古香的亭台楼……百景争奇，群芳斗艳。我像蜜蜂，乱花迷眼，绕湖走一圈，头晕目眩，满园都是景，遍地都是美。

雪湖多桥，每座桥都拱起独特的弧度，桥之美尽在一拱一弧中。九孔桥为桥中之最，如长虹卧波，似九月连环。

莲开桥上，青石板路面雕刻莲花，心有禅意，踏莲而渡。莲跃上围栏，化作浮雕。顿挫笔触勾勒神韵，皱褶莲叶，栉比鱼鳞，鸥鹭羽

## 逝者追忆

# 忆王明方同志

陈海生

江淮汽车集团等帮扶单位一行数十人到宿松了解灾情，接洽救灾工作。几天之后，明方同志将又亲临宿松。当时，宿松县委县政府两套班子成员全部在各自分工负责的湖区和圩堤上抗灾救灾。接到省委宣传部通知，我按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要求深夜冒雨赶回城里安排有关工作。次日，明方同志的车子飞驰280公里从合肥赶到了宿松县城，我正欲报告县委主要负责同志，部长的秘书小纪说，现在不要通知书记县长回来，领导现在就去灾区，下午回城再谈。明方同志此行只带了一个秘书。我坐上他的车子，径直奔往复兴灾区。一路上明方同志不住地观看车窗外的灾情，神情凝重，一言不发。车到祝灯，大官湖上的祝灯公路大桥被水淹没，我们三人弃车上了一条小木船，我跟开船的师傅讲我们先去西湖圩。去西湖圩走陆路有20多公里，当时的复兴大地一片汪洋。明方同志站在船头，我也站上船头陪他，考虑到重量平衡，秘书小纪站在船舱中，师傅立在船尾把控柴油机。过了黄雀畈，小船从一村庄中间穿过，船的两边是树梢和屋顶，我趁机将水情、灾情、灾民安置救助、江堤和重点圩堤防护措施以及县里人员分工等大致作些介绍。明方同志除了默默点头，依然不发一

言，两眼不住地眺望。船速不快，原本郁郁葱葱的复兴沃洲大都沉浸在水底。浑黄的水面上只见散落的屋顶和树梢，船进入西湖圩，湖面上露出好几排整齐的红瓦屋顶和几柱水泥电线杆头子和瓷壶。明方同志回头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我。我说下面是西湖中心小学。小船驶出西湖圩，明方同志还在扭头回望。刹那间，我瞥见他眼角的泪花。

在西湖圩转了一圈，时间已过12点了，我走进船舱，小声地跟小纪说，这里没有吃饭的条件，下面怎么安排？小纪说，让领导再转转看看。于是我带明方同志乘船再往别处看了几个重灾区，又看了几处灾民临时安置点。直到下午三点，我们才回到孚玉山宾馆。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赶回来了。我们简单吃过午饭，明方同志坚持不休息，因为县里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和防汛抗灾指挥部的人员在会议室等着。明方同志和秘书与县委书记、县长相对落座。书记拿着汇报稿，明方同志摆摆手，让他就主要情况简要说说。书记汇报毕，明方同志只说了两句话：“上次他们回去把县里的详细资料带给我了，今天实地也看到了，听到了。你们辛苦了！随后小纪有事跟你们说。我还要去沿江两个县。”说罢起身下楼。下楼上车，

明方同志跟县里同志一一握手。我感觉到，明方同志的手握得很紧很紧，沉重中饱含着无限深情。

明方同志在省委宣传部长任上只干了20个月，2019年11月改任省委秘书长。但这个消息基层不可能第一时间知晓，领导干部职务变动的决定往往对下行文有时间差。那年的11月我有几件事去合肥，其中一件事是向他报告，在他的鼎力支持下，县图书馆改建实施进展很快。我兴冲冲走进省委宣传部。小纪说，领导已去省委上班了。我跟小纪聊了几句，走出门来怅然若失，心下寻思来一趟不容易，宣传部与省委领导办公处就在省委大院前后楼，既来之，还是要拜见一下，于是径自前往寻找，很顺利地找到了。推门一看，明方同志办公室里有人，他一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立马起身走到门口握住我的手，说：“宿松的同志们辛苦了。我刚来这边，事情很多，改日再聊好吗？”随后握手目送我出门。

那一幕以及明方同志的工作作风一直铭刻在我心中。遗憾的是，此情景成为永久的思念。



华贵。歌手藏进“石头”，独唱老歌，歌声缭绕，下里巴人，俗而不庸。灯火汇聚，金色流沙掺杂五色琉璃。遥想当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登舒王台，秉烛夜读，夜月无明，书王台上灯化为白月光。当年舒王台夜月清辉，今日雪湖公园灯火辉煌，月与灯系结千年，传颂诗与歌。

影是光的孩子，有光即有影。树影似网，草影似锯，亭中影似星，亭外影似船。夜行雪湖，影子伴我行，一会缩成矮子，一会拉成巨人，有时是忍者，施展分身术，一分为二。有时是刺客，隐入黑夜。我喜欢玩影子游戏，比划出狼狗、大雁、蝴蝶、山羊……演一出手影戏。远观湖影，是姹紫嫣红，是玉楼金阙，是海市蜃楼，是镜花水月，是若即若离的梦中情人，是亦真亦幻的桃花仙境。清风徐来，湖面皱褶，影灯颤动，抖落浪花朵朵。身入局中，临岸观影，芦花生出黑暗，影子坠入其中，不见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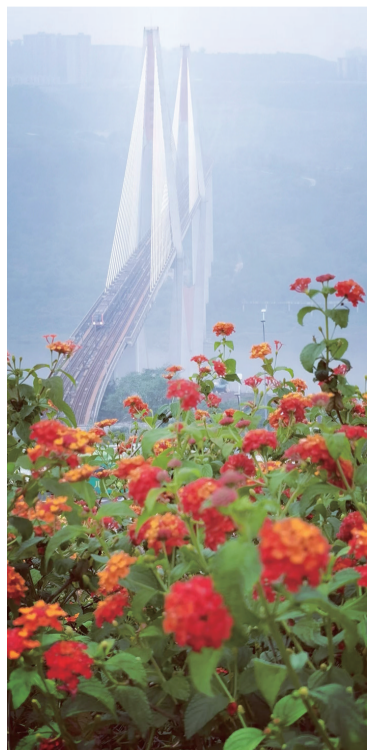
游人如织，雪湖因游人鲜活，躁动，欢腾。人们在雪湖怡然自乐，沙滩上，孩童打滚儿，双脚埋进沙里。步道上，跑者健步如飞，追风逐月，和影子赛跑。球场上，人们汗水挥洒，羽球飞扬，乒乓作响，篮球落网。广场上，美女着一色服装，排成一矩阵，仿佛浩大的军队，舞影铿锵，撼天动地。孤亭下，恋人彼此依偎，互诉衷情，愿为春风，送入君怀。

我在雪湖行走，一恍惚，步入元宇宙，遇见王安石。先生问我从哪，我说天柱峰上风月无边。

## 安庆地理

# 雪湖公园

舒天宇



此岸花 何红 摄

翼，清晰可见。仔细端详，浮雕不尽相同。有莲怒放，荷叶癫狂，红莲爆炸，绽开小小宇宙。有莲待

放，荷叶婀娜，体态娇柔，鱼戏莲叶间。有莲群放，碧叶连天，白鹭低翔。盛夏时节，桥上莲花扑身入水，染上色彩。莲叶身着罗裙，葱茏青碧，晕染湖心，莲花粉黛轻施，艳而不妖。似绝色美人，亭亭玉立，起舞弄清影。白鹭恋上莲花，蜻蜓点水，轻吻莲心，掳走一片芳心。

雪湖公园是草木王国。蓬勃绿意填满四季光阴，草木枯荣，此消彼长，此起彼伏。那花谢了，这花开了，这树黄了叶子，那树抽出了新芽。雪湖的乌桕是树中才俊，虬曲飘逸，一年四季都好看。春夏之际，绿叶欢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秋风送爽，黄了叶子，红了岁月，红黄交接，疏密有致。一夜寒露，带走大半叶子，留下黝黑的小铃铛。艳阳高照，果皮绽开，挂满白珍珠。寒冬腊月，果叶落尽，满树残枝似蛛网，编织错综复杂的神经。雪湖的乌桕是孤傲的隐士，零星散落，孤倚湖岸，对镜梳妆，风花雪月，不问世事。三千繁华落入雪湖，红叶燃烧，雪湖沸腾。

夜晚，神在雪湖对弈，执灯为子。亭子举起金穹顶，拱桥化为半弦月。石桥坠入爱河，心头涌上五光十色。树着黄袍，发饰金簪，雍容